



开卷文丛

主 编

蔡玉洗

执行主编

董宁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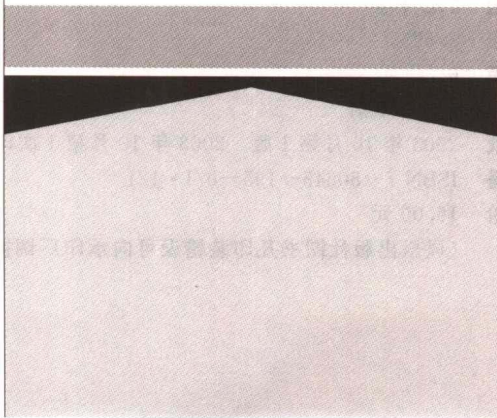
泥土 脚印

范用
|
凤凰出版社

泥土 脚印

范 用

凤凰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泥土 脚印/范用著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 2003. 10
(《开卷文丛》第一辑/蔡玉洗主编)

ISBN 7-80643-195-0

I. 泥... II. 范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3835 号

- 书 名 泥土 脚印
著 者 范 用
责任编辑 卞惠兴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3223462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
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
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 邮编 210037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 172 千字
印 张 8.625
插 页 6
印 数 1—3500 册
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43-195-0/I·121
定 价 16.00 元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《开卷文丛》第一辑

编委会名单

王振羽	卢冬梅	刘俊
赵允芳	钱军	徐雁
徐雁平	唐爱平	钱晓华
董宁文	蔡玉洗	薛冰

主 编

蔡玉洗

执行主编

董宁文

封面国画

刘二刚



作者的话

我不善于写作。偶尔写点怀旧文字,怀念故乡,怀念母校,怀念同学师友。我是用真情实感写的。

我的那本《我爱穆源》,承冰心先生题词:“童年,是梦中的真,是真中的梦,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!”这一本我从巴金先生题词取了“泥土”、“脚印”几个字作为书名。我也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。

二〇〇二年十月

愿化作泥土，留在先行者
的温暖的脚印里。

范用同志

巴金 2014年10月10日

巴金手迹



范 用(一九二三——)江苏镇江人。一九三
八年起从事出版工作。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
联书店总经理。

主要作品有:《我爱穆源》等。



目 录

- [1] · 最初的梦
- [1 0] · 书店
- [1 4] · 老家
- [1 6] · 柴炭巷
- [2 0] · 父亲
- [2 4] · 只有一年
- [3 8] · 买书结缘
- [4 6] · 邂逅
- [5 4] · 为了读书
- [5 9] · 重庆琐忆
- [6 4] · 重到较场口
- [6 8] · 《电通》画报一案
- [7 3] · 说“油印”
- [7 7] · “漂亮小玩意儿”
——《我的藏书票之旅》代序

- [8 2] · 关于《莎士比亚画册》
- [8 5] · “大雁”之歌
- [9 3] · 《水》之歌
- [9 7] · 自得其乐
- [1 0 1] · 琐忆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出版事业
- [1 0 6] · 在石头城里宣传马克思
——中央日报《资本论》广告事件
- [1 1 0] · 我与蒋介石
- [1 1 4] · 姐姐
- [1 1 8] · 沙老师
- [1 2 7] · 一个小学生的怀念
- [1 3 5] · 长者赠联
- [1 3 9] · 我的读书观
- [1 4 1] · 启蒙与引导
- [1 4 7] · 相约在书店
- [1 5 2] · 几件往事
- [1 5 7] · 一封感人的来信
- [1 6 0] · 心里话
- [1 6 3] · 子夜惊魂
- [1 6 8] · 富春画苑作客
- [1 7 3] · 办杂志起家
- [1 7 9] · 记筹办《生活》半月刊
- [1 8 4] · 曾祺诗笺
- [1 8 9] · 诗人画家的贺柬
- [1 9 2] · 我与丁聪
- [1 9 5] · 漫画家与范用

- [2 0 0] · 衡宇相望成梦忆
——怀念一氓先生
- [2 0 7] · 怀念书友家英
- [2 1 5] · 忘不了愈之先生
- [2 1 9] · 公已无言 遗教尚在
- [2 2 6] · 怀念胡绳
- [2 3 2] · 心里一片宁静
——给宝权兄
- [2 4 1] · 送董竹君远行
- [2 4 6] · 怀念范泉先生
- [2 5 0] · 过早的凋谢
——哀仲民
- [2 5 5] · 赤枫丹心
——朱枫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祭
- [2 6 2] · 怀念风夏
- [2 6 6] · 他们舍身在黎明前
——怀念烈士忆《文萃》



最初的梦

成为养老金领取者，终于闲了下来。没事东想西想，想得最多的，是童年的日子。从能够记事到现在，七十多年了，童年的事情，还很清楚。惟有童年，才是我的圣洁之地，白纸一张，尚未污染，最可怀念。

甚至还想到老地方看看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日本人打来，疯狂烧杀，我的家烧得精光，那地方早就变了样，可是留在记忆中的，永远变不了，永远不会消失。

那地方，在长江下游，民国十几年，算得上是个像样的城市，有名的水陆码头。

从那里坐火车，可以东到上海，西到南京。江里来往的，有大轮船、小火轮，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。

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，跟河道平行的，是条街，两边全是店铺。挨着河的房屋，从窗户可以往河里倒脏水，倒烂菜叶子，河水总是脏兮兮的，有时还漂浮着死猫，一到夏天，散发出一股味

道。可是一到夜晚，住在附近的人，热得睡不着，愿意到桥上乘凉，聊天。迎着桥的日新街，酒楼旅馆，妓女清唱，夜晚比白天还热闹。

这座桥叫洋浮桥，北伐以前，往东不远是租界，大概桥的式样不同于老式的，所以有了这么个名字。十几年前，舒诤告诉我，他的老太爷在租界里的海关当过“监督”，谈起来，江边一带他很熟悉。

我家只有四口人，除了死掉的姐姐，就是外婆、爸爸、妈妈跟我，我很寂寞；到现在，我想起来，还有一种孤独感。

外婆原先在洋浮桥边开豆腐坊，挣了钱，开起百货店，她是老板，爸爸是招女婿，用现在的说法，当经理。

我不喜欢在店里玩，一点不好玩，成天的得得打算盘，买东西讨价还价，烦死人。姑娘们买双洋袜要挑拣半天，说话尖声尖气，我有点怕她们。

那时候，我已经认字，认方块字，拿红纸裁成一小块一小块，用毛笔写上“人”“天”“大”“小”……后来从书局买来成盒的方块字，彩色印的，背面有画儿，好看，我很喜欢。红纸做的方块字送给隔壁的小丫头牙宝，她死要漂亮，学大人涂胭脂，吐点口水在红纸上抹在嘴唇上，血红血红的，好怕人。人家说牙宝长大了做我的堂客，我才不要哩。

后来，上私塾念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日子过得很刻板，更加寂寞，只好自己找乐趣，我用好奇的充满稚气的眼光寻找乐趣。

我觉得最好的去处，是对门的那家小印刷铺。铺子不大，在我看起来却很神气，因为店里有两部印刷机，一部大的，一部

小的，大的叫“对开架子”，小的叫“圆盘”，是后来到汉口进出报社当练习生跑印刷厂才知道。

印刷机就放在店堂里，在街上看得见，常有过路的乡下人站在门口看机器印东西，看得发呆。圆盘转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，“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”，蛮好听。三伏天，狗都不想动，街上静悄悄，只听见印刷机的声音。

我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，看一张张白纸，从机器这头吃进去，那头吐出来，上面就印满了字。看工人用刮刀在圆盘上调油墨，绿的跟黄的掺在一起，变成草绿色，红的跟白的掺在一起，变成粉红色。我很想调调，当然不许，碰都不准碰。

后来，上小学了，我有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，于是大调特调，随我怎么调都可以，开心极了。

我把涂满颜色的纸贴在墙上，自己欣赏。说不定抽象艺术，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艺术，就是这么产生的。

印刷铺有个小排字间，五六个字架，一张案桌。排字工人左手拿个狭长的铜盘，夹张稿子，右手从字架上拣字，他们叫“撮毛坯”。奇怪的是，他不看字架，好像手指有眼睛，能够找到字，而且拣得飞快。我问他拿错了怎么办，他说“不关我的事”，原来另外有个戴眼镜的老师傅专门对字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个姓庄的同乡的哥哥在一家报馆当排字工人，我常到排字间玩，跟他做了朋友。我看他一天拣下来累得很，他教我唱一首歌：“做了八点钟，又做八点钟，还有八点钟：吃饭，睡觉，撒尿，出恭。”“机器咚咚咚，耳朵嗡嗡嗡，脑壳轰轰轰，再拿稿子来，操他的祖宗。”原来排字不是好玩的，很苦。

印刷铺地上丢着印坏的纸片，上面有画儿的，我就捡几张。用红纸绿纸印的电影说明书，我也捡。我认不得那么多的字，有人喜欢看说明书，我可以送给他，这也是一种乐趣。

我还捡地上的铅字，捡到拼花边用的五角星啊，小花儿啊，更开心。这不算偷，他们让我捡，不在乎这几个铅字。排字工人还从字架上拣了“伏”“星”两个头号字送我，伏星是我的小名。

我把捡来的铅字、花边，拼起来用线扎好，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，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，尽管拼不成一句话，却是我印的。

我把印有“伏星”两个字的贴在墙上，东一张，西一张，到处是伏星，好像仁丹广告。

在这条街上，还有家石印铺，我也常常去玩。印的是广告、京戏院的戏单，字很大。我看老师傅怎样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头上，还用毛笔细细描改，挺有看头。就是始终不晓得为什么石头是平面的，不像铅字，用油墨滚一下就能印出字来，很奇怪。

那时候，傍晚街上有唱新闻的，边唱边卖：“小小无锡景啊，唱把那诸公听……”唱词也是用颜色纸石印的，两个铜板一张。我买了不少张，攒起来借给人看。

还有一种石印的小唱本，叫做七字语，就是弹词，唱本封面上有图画，花前月下公子小姐，两三个铜板一本。

我看的第一本书，是在家里阁楼上放杂物的网篮里找到的一本《新学制国文》第一册，爸爸念过的课本，油光纸印刷线装，有字有图。第一课的课文是：“夕阳西下，炊烟四起，三五童

子,放学归来。”画上远处有两间小茅屋,烟囱在冒烟,还有柳树,飞鸟,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童,走在田埂上,水田里有条拉犁的牛。这本课本,我看了好多遍,有的课文都背得出来。

八岁那年,不再上私塾,改上学堂,从此,看的书就多了,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课本,还在图书室里看到《小朋友》《儿童世界》《新少年》这些杂志。到高年级,有两位老师给我看了不少文学刊物,韬奋编的《大众生活》《生活星期刊》也看到了。

打这个时候起,我成了不折不扣的书迷。我找到新的天地。我觉得,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,书成了我的“通灵宝玉”。

不幸的是,小学快毕业,爸爸死了,外婆和妈妈没有钱供我继续升学,打算送我到一家宁波同乡开的银楼学手艺。我想来想去,要求让我当印刷徒工,因为我看了《新少年》杂志登的茅



《新少年》半月刊登的《少年印刷工》

盾做的小说《少年印刷工》，那个叫元生的，姑父劝他去当印刷工，说排字这一种职业，刚好需要读过小学的人去学，而且到底是接近书本子，从前学的那一点，也不至于抛荒。一本书，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，排字工人可以说是最先读到那部书的人。当印刷工人，一面学习生活技能，一面又可以满足求知欲。还说，说不定将来也开一个印刷铺。

元生听了以后，晚上确也做了一个梦，但不是开印刷铺子，而是坐在印刷机旁边读了许多书。

我也想这个梦。不过后来外婆还是借了钱让我考中学。

我不仅是书迷，还热衷于出“号外”，出刊物，我不知道什么编辑、出版、发行，一个人干，唱独角戏。

十岁那年，“一·二八”日本鬼子在上海开仗。那时候，中国人连小孩子都晓得要抗日，打东洋鬼子。我早就知道“五三惨案”，日本人在山东杀了蔡公时，挖掉他的眼睛。知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，像大桑叶的地图从此缺了一大块。上海打仗，人人都关心十九路军打得怎样了。每天下午三四点钟，街上叫卖号外。我把人家看过的号外讨来，用小张纸把号外的大标题抄写五六份，送给人家看，不要钱。到现在我还记得写过“天通庵”、“温藻浜”这些地名，还有那不怕死的汽车司机胡阿毛。

号外尽是好消息，“歼敌三百”、“我军固守”……看了，晚饭都要多喝一碗粥。

我送给想看号外又想省两个铜板的人（两个铜板可以买个烧饼），像茶水炉（上海叫老虎灶）的老师傅，剃头店老板，救火会看门的，刻字铺先生，都是这条街上的，他们挺高兴。

妈妈又生气又好笑，说：“这小伢子送号外，晚饭都不想吃

了。”她不知道我抄号外要多长时间,抄错了还要重写。

小学五六年级,我编过一份叫做《大家看》的手抄刊物,材料来源是韬奋编的《生活星期刊》“据说”这一栏和《新少年》杂志“少年阅报室”这一栏。比如,停在镇江的日本军舰的水兵时常登陆“游览”拍照,画地图,警察不仅不敢得罪,不干涉,还要保护,真是岂有此理!又比如,湖北有个地方,穷人卖儿卖女,两三岁的男孩,三块钱一个;七八岁的女孩,顶高的价钱是六块钱;十五六岁以上“看货论价”。我要让小朋友们知道有这样丢人的事情,这样悲惨的事情。

刊物每期还抄一首陶行知做的诗歌,像:“小孩,小孩,小孩来!几文钱,擦双皮鞋?喊一个小孩,六个小孩来,把一双脚儿围住,抢着擦皮鞋。”谁读了心里都很难过,都会想一想为什么?我的同学,就有家里很穷的,说不定将来也要擦皮鞋。

我还是个漫画迷,办了个漫画刊物《我们的漫画》,买张图画纸,摺成课本那样大小,用铁丝骑马钉,从报纸、杂志、画报选一些漫画,描在这本刊物上。原来黑白线条,我用蜡笔、水彩、粉画笔着上颜色,更加好看,在同学之间传阅。小朋友说“滑稽得很”,“好看得很”,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讽刺,只是觉得夸张的形象有趣,最爱看黄尧画的《牛鼻子》。

这本手工漫画刊物一共“出版”了九期,最后一期,是在“八一三”以后出的,封面是“蒋委员长”的漫画头像,那时他是领导抗战的。这件事,我从来没有坦白交待。如果让人知道,还了得。画也不错,给蒋介石戴上德国式的钢盔,好像是胡考的手笔。

一九九二年,廖老冰兄送我一张我的漫画像,写了“热恋